習近平 白宮帶火日本保溫杯

文/陳靜

美國白宮豪華的國宴桌上，一道黑色膠帶封住了習近平和彭麗媛的御用保溫杯，但真相卻被曝光了出來。

KEVIN DIETSCH/GETTY IMAGES



9月24日，在白宮國宴上，習近平與美國第一夫人碰杯時，黑色和白色保溫杯在習近平右手上方可見。

9月24日，華盛頓特區，白宮東廳。水晶吊燈投射下的金黃光暈裡，擺滿了考究的鍍銀餐具、精緻的瓷盤與晶瑩剔透的高腳葡萄酒杯。這場象徵大國元首最高禮遇的國宴，被《南華早報》等外媒鏡頭捕捉到了一個極為搶眼，甚至稱得上違和的細節。

在貴賓席的主位上，赫然並排立著兩只極具東方「體制內特色」的隨身保溫杯：一深一淺，靜靜矗立在精雕細琢的銀器與水晶玻璃之間。那是中共黨魁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隨身帶進白宮、形影不離的專屬飲水用具。

這絕非普通會議用的陶瓷杯，杯身優雅微收的腰線、極具標誌性的開合頂蓋與阻尼鉸鏈結構，瞬間在聚光燈下現出了原形：這分明是日本百年保溫巨擘「虎牌」（TIGER）旗下極負盛名的頂級旗艦工藝款。

保溫杯上一道遮蓋的膠帶

比起保溫杯本身的高昂身價，現場最耐人尋味，甚至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在於杯身上的「人工偽裝」：原本印有虎牌品牌標誌（Logo）的黃金位置，被專門隨從極不協調地貼上了一道深色膠帶。

在高清長焦鏡頭與多角度追光下，膠帶邊緣那隱約隆起的標誌性虎頭與英文字母輪廓，根本無法被徹底抹殺，反而更強烈地引導了全世界的視線：如果是 一隻隻問心無愧的國產自研水杯，何須鬼鬼祟祟地貼膠帶？正是這道膠帶，洩露了整個體制深層的虛偽與恐懼。

中共官方宣傳機器數十年如一日地在網絡上發動群眾圍剿日貨、抵制日本食品與商品。然而，到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真正要「病從口入」，一路帶進全球矚目的白宮宴席的最貼身私人物件上，其品控團隊與元首本人，毅然決然拋棄了所有的「民族品牌」，挑選的依然是純純正正的「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

習近平的保溫杯裡藏著啥

為甚麼全球最大的不銹鋼出口國，滿足不了中南海的喉嚨？隨著網絡各路考證大神的深度扒皮，習近平這款保溫杯的真實身世徹底曝光。這並非超市貨架上幾十元或百餘元的量產貨，而是被資深藏家與業界譽為「保溫杯界天花板」、「保溫杯裡的愛馬仕」的日本虎牌旗艦藝術品——MJX-A482 系列（涵蓋著名的富士山、手鞠、結繩等款式）。這款杯子的奢華與考究，集中體現在三個無法被輕易仿造的硬核指標上：

其一、血統純正的日本本土原產。該系列始終保留在日本國內極少數的高端工坊生產，海外專櫃定價在 1.1 萬至 1 萬 3750 日圓之間，折合人民幣 800 至 1000 多元，遠高於普通工業水杯。

其二、歎為觀止的立體層疊工藝。杯身採用特殊的層疊技術，將傳統日本漆器美學與現代精密印刷結合，在金屬表面堆疊出具有微觀觸感的 3D 浮雕紋理。拿在手上不是冰冷的工業品，而是一件有溫度的微型工藝品。

其三、極端嚴苛的「鏡面 Super Clean」電解拋光內膽。這項技術能將不銹鋼內壁打磨到分子級平整，沒有任何微孔能滋生茶垢、重金屬殘留或異味，且杯口邊緣打磨得圓潤平滑，確保入口觸感毫無刺激。

中國浙江永康被譽為「中國保溫杯之都」，每年生產全球數億只不銹鋼保溫杯，產量穩居世界第一。官方媒體向來以此作為製造業崛起的典範大加讚頌。

可滑稽之處正在於此：在數億只國產杯子中，中南海的中央警衛局與特勤保衛人員，竟挑不出一只敢放心呈給最高領導人入口飲用的水杯！當生命安全與真實品質擺在眼前，所謂的「國產替代」神話便在瞬間灰飛煙滅。

大阪戰狼叫囂與白宮茶香

同一天內，一邊在罵日本「反華世界冠軍」，一邊在端日本匠人藝術品。

歷史的巧合往往比最荒誕的諷刺小說更加無情。就在白宮國宴舉行的同一個時間節點，大洋另一端的中共駐大阪總領事館，正熱火朝天地舉辦「建政招待會」。

以作風極端凶悍、言辭粗鄙著稱的中共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致詞時唾沫橫飛地公開宣稱：日本如今在「反華厭華」方面已經「榮獲了特殊的『世界冠軍』」。他甚至語帶威脅地敲打日本各界，向外界展示戰狼外交官的強硬姿態，藉此向國內煽動新一波的反日民族仇恨。

於是，一幅無比奇幻而撕裂的荒誕畫卷在大國外交的舞臺上同步上演：一面是戰狼官僚在大阪領館慷慨激昂，痛罵日本是「反華世界冠軍」，為國內民粹注射仇日雞血；而另一面，則是頂頭上司在世界最強大帝國的白宮國宴上，正襟危坐，優雅地捧著日本製造的最高級保溫杯，細細品嘗著入口的茶水。

網友的辛辣短評一針見血：「高層在私下盡情享受日本製造的極致品質，底層卻在街頭賣力叫囂對日本的刻骨仇恨。」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套運轉了幾十年的愚民治理體系。特權階層用全世界最好的資本主義產品犒賞自己的肉身，卻用最毒辣的仇恨麻醉底層的子民。

戰狼在大阪痛罵日本是反華世界冠軍，領袖在白宮對日本保溫杯情有獨鍾，世間再無比這更赤裸的荒謬、無恥政治雙簧了。

從豐田考斯特到虎牌水杯

口頭反日是生意，生活用日貨是本能。習近平這次自備虎牌保溫杯，絕非中共高層對日本頂級製造的首次「背書」。倘若回顧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考察與巡視歷史，人們會發現一個極具規律性的現象：中共高官的身體，永遠比他們的嘴巴誠實千百倍。

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豐田考斯特」（Toyota Coaster）。這款日本原裝進口或技術授權的高級商務中巴車，數十年來幾乎壟斷了中共所有正國級、副國級領導人的下鄉視察與閱兵專用車隊。

無論官方如何宣傳「紅旗車」的民族自豪感，紅旗往往只在天安門廣場擺幾分鐘樣式，一到了真正需要長途跋涉、確保極致可靠性、安靜平穩的實戰視察場合，浩浩蕩蕩駛來的全是不折不扣的豐田考斯特。

不僅是考斯特與保溫杯。新華社與央視攝影記者胸前掛著的，清一色是日本佳能、尼康與索尼的旗艦微單；301 醫院等軍隊高幹病房裡最核心的內窺鏡與精密儀器，全由日本奧林巴斯與東芝醫療壟斷；甚至連大外宣播放反日連續劇的伺服器與廣電級光學鏡頭，底層代碼與感測器，都流淌著日本精工的血液。

他們比任何人都深知甚麼是真正的頂級製造，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謊言的保質期。全世界最好的東西，特權老爺們從不客氣；而煽動反日、反美仇恨，則是拿來轉移國內經濟崩潰、就業慘淡與社會戾氣的最佳出氣筒。

紅旗車是用來在天安門給群眾看的，豐田考斯特才是常委下鄉真正坐的；國產杯是用來在發布會講故事的，日本虎牌才是喝進肚子裡的安全保障。

保溫杯穿上了皇帝的新衣

一個大國領導人的國事訪問，紅毯、禮炮、國宴、外交辭令，背後有無數人精心設計每一個細節。然而最後搶走所有風頭的，卻是一只保溫杯。更準確地說，是沾了一塊膠帶的保溫杯。於是，一場原本想要隱藏的事情，反而被全世界看見了。

這讓人想起一個童話故事。

皇帝穿上了裁縫編造出來的「神奇衣服」，大臣們明明甚麼也看不見，卻個個讚不絕口。不是因為衣服真的存在，而是因為所有人都害怕說出真相。最後，揭穿一切的不是大臣，也不是學者，而是一個孩子。今天這只保溫杯，像極了那件皇帝的新衣。多年來，中共宣傳系統不斷塑造一種對外鬥爭的氛圍。

今天抵制這個、明天抵制那個；今天批判西方、明天批判日本。屏幕裡是激情澎湃的民族主義，網絡上是鋪天蓋地的愛國口號。

一個人真正相信甚麼，不一定看他說甚麼，而要看他用甚麼、吃甚麼、住甚麼，以及在關鍵時刻如何選擇。口號是給別人聽的，宣傳是面向群眾的，選擇卻是面向現實的。

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從東華門的特供制度，到層層保密的幹部療養院；從普通民眾排隊掛號，到權力系統專屬的醫療資源；從宣傳老百姓要過苦日子、勒緊褲腰帶、艱苦奮鬥，到現實中特權階層的奢靡無度。

於是，人們突然發現，原來那些每天高喊抵制的人，未必真的在抵制；那些要求別人愛國的人，未必按照同樣的標準要求自己。包括中共黨魁自己，在華盛頓響起的國歌面前傲慢無視，底層人們三更半夜去等著看升旗聽國歌，以為這是愛國。

很多時候，真相不是被揭露出來的，而是自己跑出來的。那只保溫杯或許很快就會被換掉。但它留下的畫面和記憶卻永遠無法被抹去。

多年以後，人們未必記得那場國宴吃了甚麼菜，然而很多人可能還會記得，一只被膠帶遮住商標的保溫杯，如何在不經意間，替一個龐大的體制講出了一段它自己最不願意說出的故事。

有時候，摧毀一個謊言，不需要驚天動地的證據。只需要一只保溫杯。以及一塊欲蓋彌彰的膠帶。

學者公開逼宮釋放何種信號

文/陳靜

9月21日下午，中共黨媒新華社接連釋出兩條重磅電訊：一條宣布習近平9月23日至25日緊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另一條是當天政治局會議拍板，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定於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

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林毅夫

然而，比外交消息更引人關注的，是兩天前在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出現的一幕。多位長期活躍於體制內的知名經濟學者，罕見地對當前經濟困局發出強烈警告。

平日裡恪守言論紅線的體制內頂級學者們，突然不約而同地撕下「偽裝」，集體向最高層發起近乎「逼宮」式的狂暴怒吼。

北大國發院教授姚洋，更是直接拋出凱恩斯跨越百年的冰冷箴言：「長遠來看，我們所有人終究都難逃一死！」

一場公開的「智囊兵諫」

就在新華社釋放官方信號的48小時前，即9月19日，在象徵中共金融與宏觀智庫核心的「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上演了近年來極其罕見的一幕。

這次絕非海外流亡異見人士的聚會，有三位主講學者，都是長年浸淫體制內部、平時講話最具「政治分寸」、最懂得如何在紅線內游刃有餘的御用經濟學家。

然而這一次，包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滕泰，特別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姚洋，言辭之激烈、態度之決絕，無異於一場公開的「智囊兵諫」。

他們不再使用那些晦澀委婉的官樣術語，而是將炮口毫無保留地對準了同一個致命火山口：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學者們幾乎是用吼叫的方式向中南海隔空喊話：「中央必須立刻出手救命！不能再拖了，一天都拖不起了！」

為甚麼這些最明哲保身的體制內學者會集體「失態」？答案只有一個：他們身處統計數據和底層真實調研的最前線，無比清楚地看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動機正在劇烈冒煙，如果最高層再維持那種自欺欺人的「戰略定力」，不僅是老百姓與民企要死，連整個體制自身也要在幾個月之內被炸得粉身碎骨。

致命循環 30萬億三角債

在論壇上，姚洋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癥結之一，是地方債務衍生出的龐大「三角債」問題，其規模可能接近30萬億元人民幣。所謂三角債，本質上是一種連鎖拖欠。

地方政府財政困難，拖欠工程款和採購款；企業拿不到錢，無法償還貸款和支付工資；企業減少投資、停止招聘；居民收入下降，消費意願減弱；市場萎縮後，企業經營更加困難，政府稅收也進一步減少。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首先，房地產下行導致土地收入大幅縮水，許多地方政府失去主要財源，不得不拖欠大量應付款項。

其次，企業回款困難。從建築公司到設備供應商，再到各類服務企業，大量資金被卡在政府欠款中，導致資金鏈緊張。

第三，就業受到衝擊。企業減少招聘、降薪裁員，年輕人求職更加困難。

第四，居民消費趨於保守。面對收入不確定和資產縮水風險，人們傾向於儲蓄而非消費。

最後，市場需求下降又反過來打擊企業和地方財政，形成惡性循環。

姚洋認為，目前披露的30萬億元，可能還只是較大規模企業的統計數據。如果把大量個體工商戶、小型供應商、農民工隊伍等被拖欠的款項計算在內，實際規模可能更大。

我們所有人終究難逃一死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當病人已經在急診室心臟驟停，你卻在和他探討五年後的慢病養生計畫。」

在談到決策層的遲疑不決時，姚洋教授在論壇現場直接搬出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宏觀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23年寫下的名垂青史之語：「長遠來看，我們所有人終究都難逃一死。」

這句話在今天中南海的政治語境下被公開引述，其震撼力不亞於一記重型精神炸彈。我們必須還原凱恩斯說這句話時的歷史背景，才能讀懂姚洋此時此刻心底的絕望與悲涼。

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陷入嚴重的經濟蕭條與大批工人失業，而當時的主流古典經濟學家們，卻高高在上地宣稱：「政府甚麼都不用管，放任市場自行調節，長遠來看，經濟自然會自動恢復到充分就業的完美均衡。」

面對這種迂腐麻木的教條，凱恩斯憤怒地寫道：這種所謂的「長遠均衡」對當前現實毫無指導意義，「因為在長遠看，我們都死了。如果在風暴肆虐的季節，經濟學家只能告訴大家風暴過去之後海面會恢復平靜，那這項工作未免太過容易，也太過無用了！」

姚洋、林毅夫等體制內學者如今重提這句名言，其矛頭到底刺向了誰？答案不言自喻——正是直插中南海最高層那個僵化死板的腦袋！

在過去三年中，無論中國經濟的失業率如何飆升、房價如何腰斬、民企如何成批倒閉，中共最高決策層嘴裡永遠在重複著虛幻的宏大詞藻：「要保持戰略定力」、「要算長遠大帳」、「推動高質量發展」、「提防道德風險，絕不搞大水漫灌」。

9月21日，新華社公布的二十屆五中全會議程，在中共的傳統政治週期中，五中全會歷來是決定下一個五年經濟航向的關鍵，從歷史上的五年規劃到產業變革，皆在此拍板定音，而此次官方通稿公布的五中全會主旨議題，居然是「從嚴治黨」。

在決策者自以為是的「宏大敘事」裡，當前的劇烈痛苦，只是走向「現代化強國」必須忍受的微不足道代價。

姚洋借凱恩斯之口狠狠給了最高層一記耳光：甚麼叫道德風險？甚麼叫長遠打算？如果眼下的30萬億三角債得不到中央信用的斷然注入與實質化解，千千萬萬家實體民企，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成批暴斃，上千萬青年將徹底失去踏入社會的階梯，無數普通家庭的財富將被通縮徹底吞噬！如果主體細胞全都死光了，你吹噓的那個「光輝燦爛的長遠未來」，到底是要建在誰的白骨堆之上？！ （待續）